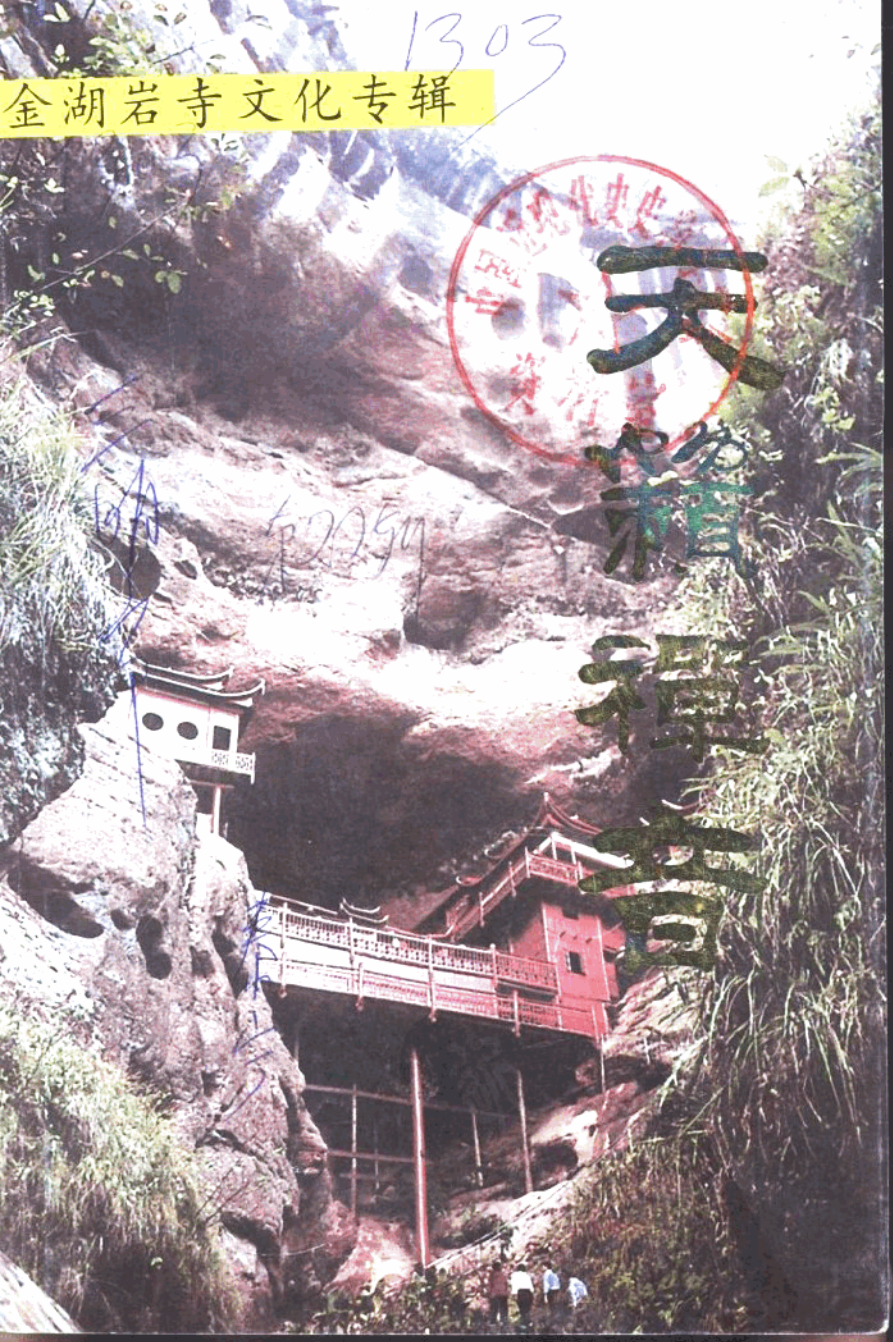


1303

金湖岩寺文化专辑

天
籙
禪
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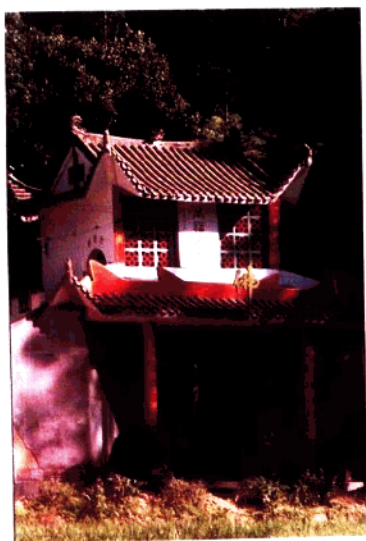
上：调村调灵寺



右：青松寺



胜一净福寺



胜一南禅寺



胜仁寺



大渠重兴寺



水南罗汉寺

金湖主要岩寺 游览图



《天籁禅音》编委会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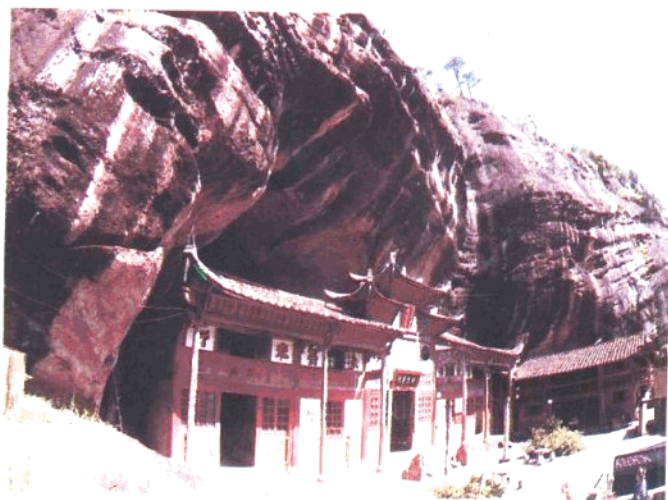
主 任：梁清荣

副主任：李文凤、杨孔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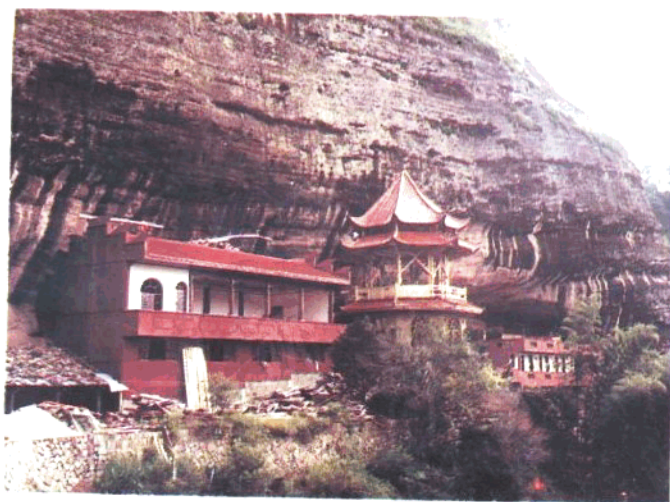
委 员：李秀文、蓝培春、释德安

施维善、梁光蔚、陈 雄

编 辑：陈 雄



朱口宝盖岩



上清溪栖真岩



陈坑燕子岩



官田天成岩



张第紫云岩

目 录

金湖的岩寺文化	(1)
---------------	-------

金湖七十二岩洞

金湖丛林佛寺

甘露岩	(22)
醴泉岩	(38)
黄石寨	(43)
栖真岩	(46)
李家岩	(50)
丰 岩	(55)
狮石岩	(69)
天堂庵	(71)
罗汉寺	(74)
净福寺	(76)
崇仁寺	(80)
南禅寺	(83)
何宝庵	(88)
调灵寺	(90)
狮子山	(92)
灵山寺	(96)

宝盖岩	(98)
龙头岩	(108)
狮子岩	(111)
麒麟岩	(114)
兴隆庵	(116)
重兴寺	(120)
金龟寺	(122)
七宝庵	(125)
神光寺	(131)
天成岩	(133)
出米岩	(139)
九峰山	(141)
龙王寺	(145)
石仙寺	(148)
燕子岩	(155)
紫云岩	(158)
神仙岩	(161)

金湖的岩寺文化

金湖岩寺不以庙宇的恢宏壮观著称，与福州涌泉寺、西禅寺这些省内闻名的梵林古刹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金湖周边的一百多座佛寺却因大都建造在崖壁岩窍之中而别具风姿，令人耳目一新。

金湖的山，奇峰突兀，峭壁林立，丹崖险峻，瑰伟雄奇，崖壁间镶嵌着数以万计的洞穴。这些洞穴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大的深广数十丈，小的有如蜂窝，密密麻麻。有的象天穹复盖，有的象巨狮蹲伏，有的弯如新月，有的狭长似船，千奇百怪，蔚为大观。

金湖的峰峦岩壑是大自然这位雕塑巨匠奉献给人类的艺术佳构，传世珍品。

大约在4亿年前的古生代，金湖及其所在的泰宁乃至整个东南沿海，都还是一片汪洋大海。这时发生了一次地质学上叫“加里东运动”的地壳大变动，海底抬升，闽赣大陆露出水面。但这种地壳运动是很不均衡的，一部分隆起，另一部分则更加凹陷，而泰宁正处在北起福建浦城，南至广东河源的地质大断裂带中，海水时进时退。到

了7千万年前的中生代晚期,地壳又不安分了,“燕山运动”的褶皱、断裂造成新的裂陷和隆起,外加频繁的火山活动,喷发出大量的溶岩岩浆,形成不规则的赤红色砂砾岩层堆积。然后再经过千百万年持续不断的风化剥蚀,流水切割,山体断裂,岩层崩塌,于是便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赤红色断崖峭壁,岩槽石罅,飞瀑流泉,灵岩异洞。地质学将这种地相地貌称之为“丹霞地貌”。

丹霞地貌是一种弥足珍贵的风景地貌,它在国内存在的数量,与将乐玉华洞的喀斯特溶岩地貌数量相比,只是它的千分之几。泰宁的丹霞地貌处在浦城至河源的地质断裂带上,北面从邵武肖家坊入境,沿西南方向延伸,至金湖十里平湖处折向正南,经大布,龙安出明溪,总体呈弓状排列。大致可分为三大片区,一片在龙湖、朱口、上青,一片在城西的丰岩、际溪、金坑、水际一带,第三片在大布龙安。总面积166.88平方公里,为目前国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丹霞地貌之一。按地质学的年龄分期,泰宁丹霞地貌又正处在壮年时期,峰林挺拔、岩壑深邃,各种地貌特征发育得最为完备,也最具有观赏价值。此外,泰宁丹霞地貌又与水结合得最为完美,26平方公里的浩瀚金湖与湖西丹霞山体紧紧依偎,更形成丹山碧水相互辉映的水上丹霞这一与众不同的绝妙景观。

金湖的岩壑洞窍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积淀着丰厚的历史文化沉积,人们一走进这些岩洞,就有一缕缕的古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这里有先民安置死者灵柩的船棺崖葬。据宋人洪迈的《夷坚志》记载：在距县城 10 公里处的音山村，有一座拔地而起，形同枪矛刺向青天的枪山，那是先民存放悬棺的地方。此外，梅口的黄石寨也有古人的悬棺，众多的悬棺和宝盖岩的舍利塔群，丰岩的和尚墓冢群，天堂庵的伊岩墓塔一起，共同构成了一组研究中国古代丧葬习俗的活标本。

这里有道教术士修道炼丹的洞天福地。上清溪栖真岩是东汉寿春真人梅福的栖真岩洞，一千多年前的炼丹石炉一直保存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只可惜后来被红卫兵砸坏，现仅存炉座。栖真岩西侧 2 公里处还有明代道士邢德兴的修真岩穴琵琶岩，现存有摩崖石刻。

黄门学子则相中了这里幽僻宁静的环境，不辞艰辛，甘耐寂寞，到岩洞中苦读经书。叶祖洽选择了道峰山龙泉岩，邹应龙则背米负笈上了状元岩，宋丞相、抗金民族英雄李纲在丰岩，江日彩在黄石寨，李春烨的儿子李自枢构危梯层楼而登李家岩。借助山川的灵气陶冶性情，开阔胸襟，增进学识，启迪文思。几年下来，他们人人学有所成，出山应试，个个出人头地，给金湖留下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科举文化长卷。清朝末年，废除科举，不少靠近村落的岩洞如际溪丰岩，南会的云岩、芝岩等又被乡人利用来作为延师授课的书馆经院。游人未到岩洞，先已被那回荡在山野丘壑间的琅琅书声所吸引，为寂静的湖山平添出一股浓浓的书卷气息。

这里还留有多处抵御外族入侵的旧营盘。宋末元初高日新结寨钟石寨(今城北十公里的狮子山)。明末清初江日彩的儿子江豫、江复不堪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与几万乡民一道挈家小避乱于石辋南石寨的岩穴旷地,设隘自卫。最后寨门陷落,上万名老弱妇孺惨遭屠杀,上演了一出泰宁有史以来最为凄惨悲壮的话剧。

金湖北岸的肖岩是明末举子邱嘉彩避世隐居的岩穴。清兵入关之际,一批愚忠于明王朝的知识分子不愿与外族入侵者合作,举家隐居于山野洞穴之中,采枯枝,摘野蔬,过着原始人的穴居生活。与邱嘉彩同时穴居避世的还有李向奎结茅莲岩,雷民望栖身云岩等等。

城西际溪村的胜丰岩,有村民们巧尽地利,择岩穴而建造的村落农舍,厚实的岩层阻挡了炎炎夏日、三九寒风,冬暖夏凉,而又无风雨之虞。洞内是民居古建,洞外有绿树青蛙,游人进入村寨,仿佛置身于一幅天人和諧的画图之中。

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讲到金湖岩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其中最为密切的当然也非佛教文化莫属。

佛教是外来宗教,创立于公元前五至六世纪的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创始人释迦牟尼是该国国王净饭王之子,29岁那年,为寻求解脱生、老、病、死的轮回苦痛,他独自一人入雪山苦行6年,最后无功而返。后来在菩提树下趺坐7天7夜(一说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在一天晚上豁然顿悟出世间无常和缘起的道理。随即

在鹿野苑开始传教，讲解怎样做人和怎样成佛的方法（即佛法）。由于其基本教义主张众生平等，反对当时将人分为四等的婆罗门种姓制度，因此很受下层民众的欢迎，很快就向四方流传开来。

佛教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 67 年）传入我国。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 400 余年的漫长历程，终于完成了由与中华本土文化的冲突碰撞，而自我调整，到相互融合、渗透的适应过程，到隋唐时期，业已在中国大地上站稳脚跟，成为与儒、道一起三足鼎立的理论势力，对中国的传统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民俗风情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还进一步呈现出压倒本土宗教——道教的苗头，这一点从佛教寺院遍布全国各地，而道教宫观却寥寥无几中看得最为清楚。

泰宁的佛教源远流长。具体传入时间已难稽考，据旧县志记载，泰宁最早的寺庙——朱口感化寺始建于唐高宗永隆年间（680—687），由此可以认定，佛教传入泰宁的时间最迟应在公元 687 年之前，也就是说，最少也有 1300 多年的历史了。进入五代、宋、元以后，佛教步入鼎盛时期，这从佛寺的大量建造可以得到证明。明代在城内的垆峰寺设立佛教管理机构——僧会司，后因垆峰寺改建学宫，僧会司迁至城北天王寺。此后，天王寺就成了全县佛教活动的中心。至清乾隆三十四年续编《泰宁县志》时，收录的寺庙已达 112 所，佛寺之盛，于此可见一斑。除此之外，此间泰宁还出了不少得道高僧，如宋乾德

年间驻锡城西保安寺的定光古佛，宣和间结庵垆峰的惠吉和尚和丹霞岩的宗本禅师，明万历年间开山石辋狮子岩的悟空和尚，天启年间开山株林庵的法藏禅师，清康熙年间挂锡大士阁的古月和尚，以及以诗画著称的宝盖岩煮石道人等等，都是闻名遐迩的一代高僧。清末民初，由于兵燹匪盗的破坏，部分寺庙逐渐废弃，据民国廿六年（1937）《福建省统计年鉴》统计，泰宁寺庙数仅剩 57 座，僧尼 123 人，庙产 18276 元法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泰宁县国民政府又于 1938 年将全县寺庙田产收归公有，庙田租谷由县经征处统一管理，寺庙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僧尼生活困顿，加速了寺庙的萧条败落。民国三十年（1941）冬建立“中国佛教协会泰宁县分会”组织，登记会员 137 人，推选朱口宝盖岩和尚僧提舜为理事长，大田七宝庵僧古良、长兴普光寺僧今明为常务理事，管理全县佛教事务。佛教协会虽然成立，但因根本的经济问题无从改善，协会没有凝聚力，组织涣散，形同虚设。有鉴于此，省佛教协会复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一月，指定释上普、居士陈大莲（俗名陈哲卿，前清秀才，曾任福建省参议会议员）等人对泰宁分会进行整顿，重新登记会员，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福建省邵泰分会”，由僧悟恭出任理事长，僧提舜、陈大莲为常务理事，有会员 123 人。改组整顿后的新一届理事会也曾雄心勃勃，想要有所作为，但终因形势使然，无力回天。

民国时期的泰宁佛教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这一

时期出了一位著名高僧却非和尚。却非，俗名萧来德，字木旺。朱口镇石辋村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大革命时期离家从军，后在杭州灵隐寺剃度出家。民国九年任该寺监院，民国十九年接替慧明法师任灵隐寺方丈。却非主持灵隐寺期间，广募善缘，翻修殿宇，使寺院面貌一新。民国二十六年，日军攻占杭州，灵隐寺焚毁过半，却非非常痛心，离寺避居上海。抗战胜利后返回。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圆寂。却非门下高徒甚众，据说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巨赞就是他的入室弟子。

却非和尚离开泰宁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家。只托永安和尚(俗名廖松则，朱口赤坑村人)带回照片一张，照片背面有却非的题照诗一首：

忆昔从戎入下关，	誓将殉国不生还。
两肩虚置头庐在，	六尺空留天地间。
世事看穿容我懒，	衲衣虽破可遮寒。
已以放下屠刀后，	是是非非两不干。

二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九月，福建第四代高僧，中国佛教协会福建代表慈舟法师(湖北人，住锡北京安养精舍)云游泰宁。全县僧尼、居士一百余人头顶香炉，列队邵泰将三岔路口跪迎，将法师迎入城内天王寺讲经说法。法师在县城讲经半月之久，每天聚集听讲的信众达数百人，由泰宁士绅李光珂、陈大莲、陈德馨等人负责接待工作。法师离城后又转到上青龙池寺讲经。

到了五十年代初期，人民政府大力破除封建迷信，发

动群众捣毁了位于城北的旧全县佛教中心天王寺以及城南门桥头的观音堂等一批寺庙的佛像。和尚尼姑纷纷开斋还俗，余下部分老弱病残的僧尼也和农民群众一道参加所在地的土地改革和后来的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县佛教协会亦自行解体，唯有栖真岩住持僧道模作为泰宁佛教界的代表出席了1950年6月召开的泰宁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及以后省、地召开的有关会议，成为事实上的全县佛教界代表。文化大革命时期，佛教被视为“四旧”，所有佛像一律砸烂，寺庙有的被拆毁，有的改为猪牛栏，经书法器则一律收缴，僧尼一律驱赶下山还俗，佛教代表僧道模也被揪出批斗，后下山到长兴村青山居住，和一个还俗尼姑结婚，并收养了一个儿子，文革后期病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宗教信仰自由，群众集资建庙热情陡然高涨，一座座庙宇在瓦砾堆上重新竖起。1982年9月，首批开放罗汉寺、宝盖岩、甘露岩三座寺庙为佛教活动场所。1987年10月，全县寺庙已达83座，僧尼173人，当年成立了“泰宁县佛教协会”。会长释德安（罗汉寺住持，县政协委员）副会长释克心（罗汉寺僧，县政协委员）、郭振祺（居士），秘书长释克心兼。

如今全县已拥有寺庙132座，其中已登记发证的63座，僧尼居士总数千余人。就寺庙数量而言，已创下历史最高纪录。1999年10月28日召开第二届佛教代表会议，选举释德安连任县佛教协会会长，江提良（居士，南禅